



「佛教唯心論概論」序

鄭壽彭

吾人談到哲學上的本體論問題，便有唯物論與唯心論之爭。主唯物論者，以物質為

宇宙根本原理，欲據此以說明一切現象也。此種思想，因夙唱於希臘之古代，故各家皆以物質而解釋宇宙。但是，主唯心論者，則以唯物論欲以物理的原理而說明一切精神現象，實所不能。於是另立精神的原理，視為實在的本質，乃據此以說明一切現象。考：唯心論思想之出現，實較遲於唯物論，而被稱為唯心論學者，在希臘莫不共推柏拉圖為其巨子，然柏拉圖之觀念論，僅為概念上之實在，或經驗之內容，而未嘗表示一切事物發源於心也。

佛語以心為宗，故佛法實以唯心為主。如經云：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又云：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所以表現於吾人之身心世界者，皆由最初一念妄動而生，因一念妄動，即生能見之見分，因有見分，而又發生所見之相分，因此內而有能見之心，外而有所見之境，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此蓋應知吾人心力之偉大，有不可思議之理！在未學佛之人，未研心法，心生心滅之理，自難置信，但有直接由心理建設完成之事物，足以證明者：如昔有善於畫馬之畫師，想畫臥馬，遂窮思極想，臥床作馬之姿勢，不覺睡去，竟變成臥馬幻形。又有某僧，以一心不亂，持誦金剛經二句——「當知此處，即為是塔。」後其人果成一塔形。又月光童子習水觀三昧，一日，忽身化為水，其所住之處，水深數尺，人見之為異，連投小石試之，果然。嗣月光童子，恢復原身，胸膛竟受石傷痛，待二次觀水時，令某仍於水中取出二石後，身始愈。如此足徵真如法性，體用兼備。是故華嚴經云：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不唯有情世間，為一心之所造，即十法界，亦莫不皆由眾生一心之所造也。

或者以為：中國佛教源於印度，而印度佛教分為龍樹與無著兩大系，因為無著與世親均唱「一切唯識，心外無別法」之說，所以只有無著系是唯心的，換句話說：中國人學龍樹系佛法者，不是唯心的思想。其實龍樹系佛教的實相無相說，也是同樣是主唯心論的。又或以為：佛教唯心論只限於大乘，若乎小乘教只說六識，還沒有承認阿賴耶識的存在，所以小乘教並不是唯心論的。要知，小乘教雖還沒有成立唯心論之名，但四諦二重因果之形成，證明我人迷悟苦樂之本無他，皆以心為本，而十二因緣不出感業苦三道，而此三道亦不出於心之所為，所以由感業所造成之生死輪迴，畢業是依於心之勢力。可知四諦與十二因緣已有唯心的趨向了。凡此皆足以知大乘唯心思想的淵源，實發端於小乘教中，如果排除小乘教，便無法得知大乘唯心論的母胎了。

日本村上專精者，生前著有「佛教唯心論概論」，曾供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講義，尚未付梓，即已謝世。其子村上龍英，痛父書之徒存，傷手澤之將泯，乃從其父之門弟子及知友之勸，刊行問世。其書以唯心思想貫攝吾國之臺賢：禪、密、淨土、及印度傳來之唯識，中觀實相等，詳予論列。綜觀全書，敘致淵富，幾盡奧旨，考始撥終，尙稱賅備。若就研究佛學之作言，要不失為一本好書。

印海法師於講授弘宣之餘，恒迓譯國外佛學著作，以供同修研究之助。今又譯茲篇，蓋亦毘贊正經，闡明宗教，光輝前緒，提誘後學。初選載部份於「南洋佛教」月刊，頗為國內外讀者所激賞；並冀哀成專輯，以利研讀，爰允付諸鉛槧，乃囑弁其首。夫佛日麗天，而無緣者弗睹；法雷震地，而比屋者不聞。今良匠妙法，復此徂來，聊為小序，以頌宣行云爾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國慶日佛弟子鄭壽彭敬序於卜居之雙修樓